

古典文学小丛书

六言诗三百首

萧艾



卷前絮语

近半个世纪以来，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数达数十种之多，却没有哪本书上曾经专门讲到过六言诗的。在许许多多诗歌选本里，选及六言诗的，也极为罕见。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

一九六三年，我编了一本《六言诗钞》，并撰写了“前言”近万字。在“前言”中叙及六言诗之起源，以为或当如任昉《文章缘起》所述：最初作者为谷永。但谷永的作品失传已久，因此，《诗钞》遂以孔融所作居首。

尔后，读《文选》，发现左思《蜀都赋》中“合樽促节、引满相罚”句，李善注引东方朔六言曰：“合樽促节相娱”；又，左思《咏史八首》有“计策弃不收”句，李善注亦引东方朔六言：“计策弃捐不收”。于是，始知历来谓六言起自谷永，皆以讹传讹。东方朔早于谷永且百年，而其六言诗，西

DK36/15

晋作家引用过，直至唐代犹未散失，何以以往论者都不加考证竟笔之于书呢？如《沧浪诗话》作者严羽在《诗体》篇中认为“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羽，文人，犹有可说；惟清代赵翼，治史负一代盛名，而其《陔余丛考》，何以也照抄任昉的话？以致清后各种文献，包括旧《辞源》在内，无不人云亦云。新出《辞海》“六言诗”条目下，有“一说东方朔已有六言”云云，是以我的发现为依据的。

为什么六言诗兴起在五七言之前呢？我有过这样的看法：很早以前，作为北方文学代表的诗三百篇，形式上系以四言为主的。流行了数百年之久，中间经过战国时期散文繁荣阶段，影响所及，导致了绚烂多姿的、具有南方文学特点的楚辞勃焉兴起。我们知道：楚辞的代表作《离骚》，句式系以六言为主。如果把《离骚》句尾的语气词“兮”字去掉，稍加调整，便是长篇巨制的六言诗。西汉恰恰是继承骚体不断向前发展的辞赋时代。贾谊、司马相如、虞丘寿王、淮南王刘安、东方朔、枚乘、王褒诸大家，正如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此屈原赋之属，盖主抒情者也。”于是，篇幅远较屈赋为短的六言诗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甚至在六言诗这种新诗体已经确立之后，许久许久，还遗留骚体的痕迹。那就是在六言诗中还偶尔见到带“兮”字的句子。

这种不成熟的看法，是否正确，特提出与学者们商榷。不过，有一点自信不无参考价值，就是说我们应当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六言诗在诗歌领域中存在已久，并且广大诗人，包括第一流作家在内，都使用过这种体裁从事创作，从而涌现不少佳作，流传至今。可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六言在诗歌史上不能占据应有的席位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今后，我们必须冲破积重难返的习惯势力，努力发掘被埋没、被弃置不顾的文学作品，再不能一笔抹煞了。文学史不仅要提到这些文学作品，还要研究它们。例如：前面说的，从楚辞到五七言诗，中间经历了六言阶段，其中的内在联系怎样？还有，跟随六言诗而来的是，“连珠”这一文

学样式的产生、兴旺。紧接着“连珠”出现的是“四六文”，终于形成了六朝骈体文高潮。这些，难道不应该提到研究课题上来吗？

有人问：六言在历史上出现，早于五七言，这是事实；但是，为什么后世繁荣不起来？我以为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唐代进士科以五七言取士，最值得人们注意。闻一多在《唐诗杂论·贾岛》篇里道破了这个问题。他说：“从中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那是因为贾岛专做五律，五律与试帖诗接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其实，与其说专做五律，不如说做五七言诗是走入仕途的捷径，更为适当。（唐人著作表明：举进士时，试以七言，入京会试始作五言试帖诗。）此外，乐工歌伎，多以五七言被之管弦，也与此有关，而其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是音节上的问题。六言音调迫促，不如七言的抑扬婉转。不少文献都涉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文学工作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前人所留存下来的六言诗，最初阶段，

如孔融、曹丕诸家的作品，都句句押韵，而且大多数是五句一首。以后逐步有了变化，到了齐梁时代，强调声律，讲究对偶，整整齐齐，间句一韵，到萧纲、庾信手里，诗的格律化、骈偶化，基本上已经完成。自唐代起，律绝之分尤严。这与五七言诗由古体走向近体的发展趋势几乎是一致的。个中规律，通过对作品的检阅，依稀可寻。

我们还可以看到：六言诗产生于骚体盛行之际，而骚体分明是来之民间谣曲。魏晋六朝的六言诗，许多就是乐府。从唐、五代开始流行的长短句曲子词，更不用说是里巷之曲进一步的提高，而其中就有不少曲子词与六言诗合二为一。至于六言句在曲子词中普遍存在，尽人皆知。这些充分说明六言诗与可以歌唱的楚骚、乐府、曲子词，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同样都是以民间为摇篮成长起来的。也说明六言诗在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逐渐衰微，是与歌曲和歌词脱节的倾向分不开的。

唐代是五七言诗的黄金时代，其五七言诗的成就，确非后世所能及；然而，若以六言

论，则唐不如宋远甚。宋代诗人喜爱六言者极多。显而易见，其中不少大家，用力于六言甚深，因此取得的成绩也较大。真可以说：宋代六言，佳作如林。前人如钱木庵所谓“六言绝少佳什”，非确论也。

左思《咏史八首》，在文学史上，独放异彩，从此咏史诗遂开借古讽今之风。六言咏史的作品，尤有足多者。如刘克庄、王夫之、吴伟业，可算是继武前哲，弥臻妙境。但是，由于过分掉书袋，给六言诗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使得这一与民间乐府歌辞有着密切关联的诗体，走进了一条狭窄的死胡同中去。

近世六言诗作者亦复不少。乃至胡适辈的六言诗，也不无可观。但我们姑以民国前为断限，五四以后虽有名篇佳什，也不得不割爱。话又说回来，我在二十一年前编辑的《六言诗钞》来不及付印就毁于十年浩劫中了。近年来友人来信，时时问及此事，于是又着手重新编订。重编时较《诗钞》原稿大为减少。除个别例外，凡带有“兮”字的篇章，如曹丕的《寡妇诗》，傅玄的《董逃行历九秋篇》，一律裁汰不用。并改题为《六言诗三百首》。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总集内列有《升庵集古六言诗》，最近，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又提到李攀龙也有《六言诗选》。可惜孤陋寡闻的我，迄未见到这些六言诗选本，未免感到遗憾。

这本六言诗再次编辑工作，到此告一结束。广大读者读了它，如果能够认识到：想不到我国古典诗歌领域，除却五七言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之外，尚有如许值得传诵的瑰宝，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此一端，足见我中华民族的确是伟大的，生为中国人，的确应该引以自豪。那么，此书最初的编辑目的，算是如愿以偿。倘能进一步引起文学遗产研究者的注意，那更是超出意外，感激莫名了。

六言诗以绝句居多，大抵明白易晓，但其中亦有用典较多者，故略为注释，借供参考。

十年浩劫，手稿及藏书，荡然一空。匆匆辑注，疏误在所难免。尚祈海内外方家有以教之！

1984年萧艾于湘潭大学风雨楼

目 次

卷前絮语

孔 融	三首	(1)
曹 丕	三首	(4)
曹 植	一首	(7)
嵇 康	十首	(9)
陆 机	二首	(13)
庾 阐	四首	(16)
苏 蕙	一首	(19)
王 规	一首	(21)
萧 纲	一首	(23)
庾 信	二首	(24)
武平中童谣	一首	(26)
陆 琼	一首	(27)
武则天	一首	(28)
裴 谈	一首	(30)
沈佺期	一首	(31)
张 说	二首	(32)

王 维	五首.....	(34)
刘长卿	四首.....	(36)
刘方平	一首.....	(39)
皇甫冉	二首.....	(40)
郎士元	一首.....	(42)
张 继	一首.....	(43)
韩 翃	二首.....	(44)
顾 况	二首.....	(46)
韦应物	二首.....	(48)
卢 纶	一首.....	(50)
刘禹锡	四首.....	(51)
白居易	二首.....	(54)
柳宗元	一首.....	(56)
王 建	六首.....	(58)
杜 牧	二首.....	(60)
李 冶	一首.....	(61)
鱼玄机	二首.....	(62)
皮日休	二首.....	(64)
王贞白	二首.....	(66)
韩 偓	三首.....	(67)
窦弘余	一首.....	(69)
康 骅	一首.....	(71)

无名氏	一首.....	(72)
冯延巳	一首.....	(73)
李 中	三首.....	(75)
和 凝	一首.....	(77)
毛文锡	一首.....	(79)
李 煜	一首.....	(80)
梅尧臣	一首.....	(81)
王安石	三首.....	(82)
沈 括	四首.....	(84)
文 同	三首.....	(86)
苏 轼	十首.....	(88)
黄庭坚	十二首.....	(93)
秦 观	四首.....	(100)
张 耒	六首.....	(102)
释惠洪	十一首.....	(105)
潘大临	一首.....	(110)
汪 藻	三首.....	(113)
朱敦儒	二首.....	(115)
杨万里	五首.....	(116)
范成大	十二首.....	(119)
陆 游	十六首.....	(126)
张孝祥	四首.....	(132)

姜夔	三首	(135)
刘克庄	十三首	(137)
文天祥	三首	(144)
元好问	一首	(146)
王恽	二首	(147)
赵孟頫	三首	(149)
戴表元	一首	(151)
虞集	一首	(152)
袁桷	三首	(153)
刘因	一首	(154)
倪瓒	三首	(155)
萨都刺	二首	(157)
刘基	二首	(158)
高启	一首	(159)
杨基	二首	(160)
杨士奇	一首	(161)
李东阳	一首	(162)
吴宽	二首	(163)
何景明	二首	(164)
鲍楠	一首	(165)
石文睿	一首	(166)
王樵	二首	(167)

吴文企	二首	(168)
杨 慎	五首	(169)
李 贽	二首	(173)
袁宏道	四首	(174)
谭元春	一首	(177)
林 垓	一首	(178)
金人瑞	二首	(179)
吴伟业	十二首	(181)
顾炎武	四首	(188)
吴嘉纪	二首	(190)
王夫之	十首	(191)
朱彝尊	三首	(197)
王士禛	一首	(199)
金 农	二首	(200)
厉 鹗	二首	(201)
袁 枚	九首	(202)
洪亮吉	四首	(205)
黄景仁	二首	(208)
文廷式	一首	(210)

孔 融（135——208）

融，字文举，东汉末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代孙。为当时知识界领袖人物。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尝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以屡忤曹操，遂于建安十三年为操所杀，时年五十六。有《孔北海集》一卷，乃后来学者所辑。

六 言 三 首^①

一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
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二

郭李分争为雠，迁都长安思归。
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三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
群僚率从祈祈。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注释：

①据史称：汉灵帝中平六年，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进乃召董卓。卓未至，进已遇害。及卓至，废帝为弘农王，另立献帝，京都大乱。初平元年，诸路兵讨卓。卓乃徙都长安，而已留屯洛阳。初平三年，王允与吕布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汜共作乱，擅朝政。时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于洛阳，洛阳残破，董昭等劝都许昌。至是，朝廷制度始恢复。孔融此诗所写，皆当时实际情况。是年，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封武平侯。孔融为将作大匠。

按：此诗三首，每首当为五句。第三首“从洛到许巍巍”句，应紧接第二首“梦想曹公归来”。第三首则以“曹公忧国无私”为起句。但相沿既久，未便擅改。

又，范文澜《文心雕龙·明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注引《古文苑》孔融六言诗三首，并谓：“章樵注谓此诗称美曹操，又率直略无含蓄，必非其真。本传称魏文帝深好融文，人有上融文章者，赏以金帛，岂好事者假此以说不耶？案章说甚是。”同意章樵之说者，代有其人。予以为章氏既无佐证，又未之深思，纯属主观臆断。请逐一驳之：一、孔曹之间，虽非旧好，亦无宿怨。建安元年，融为袁绍所败，妻子被虏，朝廷征为将作大匠。当时，权在曹操，如曹对融无好感，听之可也。反之，融对曹岂能无动于衷？且史称献帝西迁，朝廷日乱，都许后始粗具规模。融不能无睹

事实。其后九年，融与曹《论盛孝章书》，犹称：“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果如章樵所说，则此书亦属伪托无疑。二、孔融诗文流传至今者甚少，吾人读之，几乎篇篇皆直捷胸臆，略无含蓄，盖与其人之性格有关：如《失题》云：“交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临终诗》云：“言多令事败，器漏盖不密。”莫不如此。岂均“必非其真”耶？三、魏文帝既“深爱融文”；则对融之诗文，必然有相当认识，决不能以假作真，瞞过善于论文之曹子桓。好事者纵然胆大包天，亦不至于以贪金帛之赏，甘冒欺君之罪。故云：章说殊属非是！

曹 丕 (187——226)

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因长子昂阵亡，故得为魏王太子。操死，嗣为魏王，不久，代汉称帝，是为魏文帝。魏文帝有文学，其《典论·论文》，为我国较早之文学批评著作，尤属可贵。

令 诗^①

丧乱悠悠过纪^②，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一作以）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③。

注释：

①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曹丕嗣位为魏王，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上表劝进。曹丕作令略曰：“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吾虽德不及二圣，吾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吾作诗云云，庶欲守此辞以自终，卒不虚言也。”

②纪，十二年曰纪。

③复子明辟句：辟，法也。《礼记·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讼狱。”致仕，辞官告退也。《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